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李玉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六

宋　滕珙　撰

三皇五帝三王類

論三皇五帝三代之號

文集尚書說

此段係依孔安國序書之說

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皡也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

德王黄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已上謂之三皇少昊金天氏已姓黄帝之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黄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黄帝之曽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嚳之子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德王已上謂之五帝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已上謂之三代

又據語錄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曰無理會處當且依安國之說五峰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無高帝顓頊之號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論秦誓篇文王未嘗稱王固是好但尚書中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不知當自甚年筭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緣未即位之前便書爲王耶

論生民便有禮義之實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之言未知道體

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曰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父子言義君臣言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惟其本有禮義之

心也是以凡所作爲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曰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欲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强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狥其私意之所便也

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爲天下之人自能爲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爲人之爲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凖則則其末流之弊將反有至於裸裎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達事理之言也

伏羲類

論伏羲畫卦之義

周易啓蒙

此段謂包犧畫卦非獨以河圖而作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傳又
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
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
取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
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
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
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
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

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再論伏羲畫卦之義

答郛冲敏

此段謂易有太極而下四句是孔子發明伏羲畫卦形體次第最爲急切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某竊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急切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

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而一爲陰陽數一

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

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葢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

九六爲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爲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某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黃帝類

論黄帝方術之書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之言爲非

黄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術之言醫者宗焉然黄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宗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言尤害於理竊意黄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

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胷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爲黃帝之本真而其前所叙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

大法下至醫方灸刺之屬皆以爲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聖人之内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經濟文衡後集卷一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

宋 滕珙 撰

堯類

論欽是堯典第一

文集尚書說

此段歴述堯典篇首數句之旨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

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曰粤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爲體而明爲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强之貌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

自然而非勉强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强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勲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勲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賛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

之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又據語錄答葉賀孫云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文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人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大常令自

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論堯克明峻德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謂帝典專言成德之事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

有序云

舜類

辯蘇子舜紀所論三事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歴論蘇子之言爲非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塚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

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

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純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茍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彊取之乃為逆偃

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隂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葢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

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論大舜親愛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兄弟之愛豈有終忘之理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説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

其喜而來故亦爲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鬬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揺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

論舜德盛才高

語錄

此段謂聖人作處自別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乃言底可績

論舜察言用中之義

中庸章句釋

此段專美舜有不自用之智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

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又據答南軒云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近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三

宋 滕珙 撰

堯舜禹湯文武類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

答陳同父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

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

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顔淵曽參者此也曽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

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堯湯水旱之變

答胡季隨

此段因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正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葢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到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説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只是説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論舜湯武性反之義

答劉季章

此段謂舜與武王不待論湯武至與未至恐須有別

問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三代類

論三代古今因革之道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聖人能察因革之理是以傳之無弊

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
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爲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
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唯聖人
爲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
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横潰四出要
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
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
能變周因夏救僿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

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僞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横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以至于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所謂禮俗之變唯衆人之所自為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又安有秦之苟簡

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治者眞有華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爲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而粗品節

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畧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禹類

論夏禹與子之義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專以蘇史之言爲非是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

敢與賢以爲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辯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所能及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爲言則其簡慢狗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爲異爲主則其同流合汙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數而少公資禀稍爲靜厚故其晩歲

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甲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能猝拔其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湯類

論成湯盤銘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專論湯德日新之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

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

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之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經濟文衡後集卷三

經濟文衡後集卷四

宋 滕珙 撰

文王類

論文王聖德日新之效

大學或問

此段因問周邦惟新之命而言文王新德之功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

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論文王敬止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謂聖人之心無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葢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歴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熈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論文王望道未見之義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下

此段謂孟子此句是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

望道而未之見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

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

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

審隱之以爲如何

武王類

論武王封康叔之辭

大學或問

此段謂康誥是武王之書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吾子以

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致詳當別爲讀者言之爾

文武類

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陳安卿淳

此段謂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

問曰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爲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事商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爲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爲天果未欲有爲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爲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安排揩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事變以觀聖

人心耳

張氏謂一日天命未絶則爲君當日天命絶則爲獨夫天命絶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爲天命猶未絶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决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文公答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

爲不知味也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范伯崇

此段謂文王惟知以臣事君武王是應天順人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

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窮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

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徐元聘

此叚謂文武之心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

改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經濟文衡後集卷四

經濟文衡後集卷五

宋　滕珙　撰

五霸類

論五霸假仁之說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五霸於仁義亦彼善於此之謂

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

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强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

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再論五霸假仁之說

答蔡西山

此段謂孟子非予五霸之辭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

非予五霸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地了却舉起一看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說也

論霸者刑政德禮之事

答葉賀孫

此段謂霸者只是借德禮之名

或問侯氏云政刑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他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正是有所爲而爲之也聖人只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爲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這些欺天下看他本意也只要項羽殺了他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春秋類

論衛蒯聵父子之義

答范伯崇

此段謂衛輒之心但當以父子之親為大

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試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

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違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

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父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其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意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論楚越吳相破之由

答葉賀孫

此段謂楚地最廣皆越之部落散在諸處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史記其種散落故後號爲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幷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六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幷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

之功豈溢美哉吳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敎之射御戰陳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甌越地平多曠闊越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栁州謂栁爲南越史記南越居南海番禺

戰國類

論孟子答伐燕之言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子上

此段謂孟子之言惟決於燕民之悅與否而已聖賢之心如明鏡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還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

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惟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其君弔其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秦類

論六國當强自治之策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論戰國及秦皆善但為六國之計

未當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爲當是之時雖有桓文之君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爲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碔砆也然其爲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爲驗則是不知文侯之時秦

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三晉荆楚爲事故爲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召之會則會刼之朝則朝令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奈何曰其亦强於自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修於已者秦一已百秦十已千固守四封交鄰

以道使其勢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溺爲己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則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修者藉口而實專主于不爭以事秦吾恐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之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爲何如其終也又未嘗不以無敵於天下爲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已哉

經濟文衡後集卷五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李玉瓚

經濟文衡後集卷六

宋　滕珙　撰

漢高祖唐太宗類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

答陳同父

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却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别

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

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

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

答陳同父

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立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没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

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

有毫釐必計絲髪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狥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敎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

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葢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悮乎

論漢祖唐宗之起不同

答沈僴

此段謂高祖起自匹夫唐是爲隋之官

漢高祖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那邊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若要撿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

論漢文帝除田租之令

文集井田類說

此段謂漢收百一之稅逾足以優豪强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

此處疑有闕字

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

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漢景帝類

論文帝教景帝術數之失

答葉賀孫

此段謂文帝用鼂錯教景帝術數卒啓七國之

變

黄老之術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畀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鼂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鼂錯輔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塲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則反不削亦反者是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七

宋　滕珙　撰

東漢類

論東漢黨錮之禍

答劉子澄

此段謂建安後士夫不知有漢皆黨錮殺戮之禍敺之

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柄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

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策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横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漢光武類

論光武不當爲成哀立廟

答何叔京

此段謂立伯升子以奉私廟之說爲當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懐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温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論光武激厲士夫以廉耻

答葉賀孫

此段論漢興以寛厚致廢弛故光武又損益其

制

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寛仁恭儉皆是因秦苛刻驕侈而損益其制也大綱恁地寛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强臣簒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漢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耻

蜀先主類

論先主不知權

答魏良齋挾之

此段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其當

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其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也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爲韓而終身不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

晉元帝類

論晉元帝無意中原

語録

此段謂天人不偶絲毫

晉元帝無意中原却托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偶絲毫

東西魏類

論東西魏之分

答吳晦叔

此段謂左右大臣當思所以安國靖難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左右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久長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唐中宗類

論武后中宗難處之義

答葉賀孫

此段謂中宗拘於子無廢母之義

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主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若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吕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值吕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

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乎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爲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論五王立中宗

答張南軒

此段謂立中宗亦是人望未絶

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可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捨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較之私非所以順人心承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

唐憲宗類

論憲宗平淮蔡之功

文集

此段謂憲宗見理明故能斷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人亦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其後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用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而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

字上看而當時前後殊不濟事

唐文宗類

論文宗維州牛李之事

答張敬夫

此段謂唐與牛李蓋皆失之

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絶其朝貢至此乃欲赦其失信叛盟之罪而

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僧孺固爲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爲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爲深恨也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

經濟文衡後集卷七

經濟文衡後集卷八

宋　滕珙　撰

二帝臣類

論臯陶士師之職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孟子之言但設問耳非有是事也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之

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郤似實有此事於義未瑩

殷臣類

論伊尹樂堯舜之道

答賓從周

此段謂尹在莘郊必一一學來不是只耕鑿飲食過

先生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賓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荅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

又據廖子晦問看伊尹升降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

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爲度遼將軍必是親履行陣

論傅說說命之文

答竇從周

此段謂說不曾讀書何以有三篇之文

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顔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爲邦夫子

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載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

論孟子商有三仁之言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聖人言仁則義在其中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於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敝也

論泰伯三讓之義

答黄直翁寅

此段謂泰伯之讓不失其正所以爲時中之義

問曰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切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爲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而未有命王季必爲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者蓋示以不可立則心不

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兹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答曰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

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

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論泰伯雖變而不失正

答東萊

此段謂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

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葢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便謂泰伯未甞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

論泰伯即夷齊之心

董銖録

此段謂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誼但其閒不無些小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先生曰夷齊處君臣閒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

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在此時去也

論伯夷叔齊之心

答王近思

此段謂求仁得仁便見聖賢之心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

有甚死讐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答陳安卿淳

此段謂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

問曰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

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

答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父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再論伯夷天倫父命之别

同前

此段謂伯夷只得力辭而不管叔齊只得力讓

而不爲

問曰來教論夷齊云云 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禀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

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巳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而決然不敢以或為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

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
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
答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而得仁處
論夷齊讓國諫伐之事
答南軒壬辰六月二十八日
此段謂夷齊二事未得爲時中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
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

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

論周公東征之義

答汪尚書

此段謂周公東征以身任天下之重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

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
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辯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
多疎略不通檢點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
公之志非謂身謀也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
此語極佳

論周公告名公之義

答徐元聘

此段謂名公不說周公之留故周公告之以此

名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歴道古今聖賢倚頼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憫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經濟文衡後集卷八

經濟文衡後集卷九

宋 滕珙 撰

齊國臣類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孔子於管仲但許其有仁者之功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卲康節亦謂五霸者

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强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

爾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

再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答潘恭叔 友恭

此段謂孔子不稱管仲之義而獨稱其功

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

功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絶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可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

孰能知之

又答連嵩卿云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爾非以管仲為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

論管仲小哉之器

答潘時舉

此段謂管仲只在功利上走施設不過如此

問管仲以匡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莫大於此此其所以為小也先生

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他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纔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匡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皆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

其國天下但知有齊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徇心便非正道便是霸道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按林聞一問管仲之器小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先生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有意思因令座間各說其意董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器便小

蓋不是從反身修德處做来故規模亦狹奢而犯禮

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戰國臣類

論樂毅伐齊之師

答黄義剛

此段謂樂毅只是因人怨湣王故能下齊城

問樂毅伐齊王文中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

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亡二者之說孰是先生曰這只

是他們愛去立説後都不去考校子細只緣田單會守故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日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了他底連忙發遣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何況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一城樂毅也自煞費氣力去取是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他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他不過如此舉措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刧用則是大段無能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來興發將去以此見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箇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無人奈得他何

論藺相如全璧制秦之勇

同前

此段謂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

做

問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

相如不合與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壁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觧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要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西漢臣類

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語錄

此段謂子房之學是從黄老中來諸葛孔明學術亦甚雜然意思頗正大

問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曰張子房全是黄老皆自黄石一編中來又問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黄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

偉曰此又忒煞是黄老為君報讐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諸葛孔明學術亦甚雜輔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説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黄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

論張良全是術數

語錄

此段謂項羽已是無能爲終必就擒

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爲任

術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貽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

曰此時使了却項羽却較易些然項羽已是無能爲終

必就擒也

按先生通鑑綱目書云二世三年沛公得張良爲廏

將五年夏四月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西楚

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三國臣類

論孔明招徠降附之略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孔明拔衆而歸非不肯徒還為常人之態

示喻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明其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

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扳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又書云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

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外敵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論孔明善及子孫之報

同前

此段專非南軒為是

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為然但某所傳末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以為不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黄皓又不能奉身以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又書云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黄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

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

贍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

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論武侯知義利大分

答或人

此段謂孔明細微之間不能無未察處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

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

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顔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横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麄者

論武侯與管仲之心不同

答葉賀孫

此段謂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没齒無怨言此是難恐不

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跡儘有駁雜去處然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跡間有未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闗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宛洛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髙祖光武雲合響應也

東晉臣類

論王導謝安清虛

答黄義剛

此段謂謝安却有心中原王導都無取中原意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説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説亦是但謝

安也被這清虛誤了都做不得

五代臣類

論馮道鄉原之賊

答張敬之

此段謂鄉原人皆稱之不知有無窮之禍

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人皆稱之不知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

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九